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九

邊防六

罷馬市以絕邊患疏　楊繼盛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　皇上養育簡任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胡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　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　都下以剿逆賊以報　國讐　恭遇　皇上　震怒

選將練兵刻日興師聲一鼓言以報百萬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乎國事乃至此乎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胡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剿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乎臣請

馬市之十不可者為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

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貪狠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

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

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

以上解　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

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婦尚不可

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

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聞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

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

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

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為何　備糧草精器械者何不

所以係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屨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我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登用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緊係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

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於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脩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illegible]市之開則[illegible]皆以為天下兵威[illegible][illegible]盡

茲醜虜酋亦不能服群起矣益又焉能制則將為腹心
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
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
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 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
年及至於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
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八不
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
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
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
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
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不

雋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賞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覊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産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 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 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 皇上者其說不

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脩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犬馬無饜之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爲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

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況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只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犬馬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為永久之計矣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其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

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馬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

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背癰疽毒日内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户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

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

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

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

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何哉彼議而行之者

其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　皇上剛

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僨事之

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

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

目前之禍暫圖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

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

秩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

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事權既一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否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　皇上初時震於奮武

其氣若此之壯　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今日
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　皇上之本心也以
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輭避事不足以副心欲持行
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
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　皇上俯察愚臣之罪
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饜非市馬小
利足以係屬其心　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
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　成命罷開馬市銳意
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荅於　闕前驅醜類於海
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　祖宗
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明戰守以安畿輔疏　張東壹

臣於十月二十日欽奉　勅諭前往宣府地方查勘
邊情至居庸關乃先詣關外隘口通將隘後境上備
行採度盡心延訪反覆不已是以頗見要領不覺倉
皇盖臣以爲患迫南山比之在背之刺防喉東路何
翅燃眉之火哉欲待事竣奏　聞誠恐不量緩急緊
負徵黙定具疏間忽聞喜峰口入貢夷聲息已至有
欲搶居庸關進入順古北口出去搶一箇月纔田等
語又節聞走田人口說虜近來攻堡寸鐵不遺令田
打撅勾合大衆要便來搶都說好搶等語是虜志益
驕貪心無巳視吾中國深入則深得利大舉則大得

利臣今不敢效迂緩之談請先以近畿要害戰守機宜望 闕陳之臣惟 京師天下根本而 陵寢諸山實 京師擁護也山後紅門諸口近在永寧縣之南即今所謂南山隘口譬之人身 陵寢諸山是京師肩背南山又 陵寢肩背也譬之人居則 京師正堂 陵寢諸山後堂也南山後門也近被大虜得人嚮導南山之外已為戎馬之塲則我之肩背巳受敵矣而 陵寢三十里之外 京師百里之外即為近邊矣臣惟言之寒心寢不貼席蓋往者虜患猶在宣大西北若今所患宣府北路即在 京師直北今查得九月虜之入也自北路獨石而下其出也徑

由滴水崖邊散出如出如是路則入由是路可知也計滴水崖邊至隆慶州城止八十里計永寧縣至邊五十里設若大虜更由滴水崖及近突永寧而入則輕颷之騎直擣南山不日可至其焉 陵寢京師之慮又可知也此豈得與往年同論也往者附邊猶恃三衛為我藩籬之人又謂北路龍門所一帶皆山險林深不通大舉之處是以防備獨在所後者今三衛枝部附邊住牧悉為北虜驅逼星散藩籬空而險深之處皆不足恃也往者吾中土人未嘗為虜所使者今宣大邊民屢遭擄掠間有黠猾者乃反安其利而樂為之用又有前大同鎮叛軍清風寨亡命之徒

又按氈幕先其所往于是我民之所知路即外虜之所知路也聞前攻隆慶各堡斥呼姓名以報怨此又臣之所爲寒心也往者宣大諸邊累受虜患若今獨石之西龍門城至黃河岸界計一千五百餘里近因總督之臣悉意修築頗稱高厚又牆之外浚之爲壕壕之外空之爲窖虜騎雖强不能徑突故三四年間虜患暫息凡以此耳近於中路攻牆皆可憑守今惟北路獨石以南至東路沿海四百餘里輒因沙石難規財力未逮止於極衝之處修完而已則此二路斷爲虜所必窺而復來也况聲息欲搶居庸其意可知臣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虜由鎮河堡入直犯太原

年戎虜無能挫其鋒者二十三年由善房堡入古[illegible]
宣府西路深入及保定易州而止當時調到三千營
之兵合十數萬之衆亦未嘗有出堂堂之陣者今若
由近邊而入呼吸風雷附近人馬勢有難支與之守
猶不暇責之戰又安能手追至報及軍門方始調遣
且若盡合宣府總副叅遊之兵除步卒擺守之外所
統征調已計不及二三萬之數而虜騎之至動以十
萬爲號少亦不下其半又不知果有出竒之將可以
截遏否也此又臣之所以寒心也臣惟今日邊事無
有急於此者謹即居庸爲中按其圖說而論之八達
嶺者居庸直北之門也居庸以東則爲禁山自張家

口至韓家口聯絡爲隘者十一皆隆慶永寧所轄也居庸以西不係禁山自八達嶺至糜子谷聯絡爲隘要緊之隘皆居庸所轄也居庸所轄一口失守南下入山即湯谷蘇林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無復阻險矣然尚有新修墻壕頗可爲守若永寧所轄張家口失守則直循青龍橋東口遂入西口而所謂湯谷口諸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者也若紅門諸口失守則直擣　陵寢後山殊無關截而南突之騎即至灰嶺賢莊諸口皆可由之而出　陵寢以達畿輔無復阻險者矣紅門之口尤爲緊要臣嘗聞土木之變虜由湯谷口出入已成舊譜之路而青龍西口八達嶺一

即其從入之門也今入達嶺堅完足守則其勢必潰惟張家口是窺況九月虜之哨騎已突諸口至青龍橋東口石佛而返豈非鄉導者先示之路而為今日屬意之衝者哉故張家口者亦　京師近日之憂所當固守者也雖然所謂口者非真為山徑蹊間如棧道然別無從入之路也兩山夾擁而隙其中特少狹馬而已即其路畫牆為限而虜馬登山架梁如飛又出其上可以徑越彼時守口之兵聞皆自擇崖險為駐足之地懸砲石以待其上衝之鋒所謂技止此耳臣誠過計憂慮無已兵法毋恃其不來恃其不攻不知今日吾所以待之與所謂不可攻者何也今在

目前近討臣猶未暇贅論也臣嘗親至張家口觀之
與八達嶺相去二十五里猶有可越之坡若青龍二
口則爲南下總會咽喉別無岐路於此築墻浚壕務
在周壂如式預塞其險隘以兵守之擇一把總付之
似爲得策亦不費力也永寧之兵殊不足恃况內地
承平日久南山頹垣已成通衢而諸口之外平坡尚
多不專於口所能爲恃是以反覆念之今日之事必
可以戰方可以守適見宣府撫臣調坐營董暘之兵
二千已至東路然臣之憂慮猶未已也守口者爲口
多而兵分待戰者恐賊勢重而兵寡故也若能於此
湝之勁兵又委專守而東路叅將及坐營之官兵則

使近應北路堵遏之鋒相機隨處截殺不當緩急又
使為南山防守也軍之耳目寄於烽砲軍之聲嚮通
於哨諜若令調遣早馳策應有恃堅壁得先收斂有
及孶孶領領晝夜准備或者先聲所至姦細得窺亦
可潛沮狂謀不為無益者也臣為　陵寢過計又有
意外之慮者蓋嘗總而論之紅門十一口聯列於前
此第一重藩籬也若灰嶺賢莊錐石鴈門德勝虎谷
六口聯列於後此第二重藩籬也　陵寢肩背所托
惟有此耳夫有險可守得人能守則為藩籬不然則
通衢矣是知賢莊諸口又入　陵之近門也四海治
黃花鎮皆可徑通之路四海治隣邊林谷峻深樹卉

潛蹤零賊常至見今人跡蕭然無敢行者若何知北虜南下乘虛東窺抑或虜情反覆勾引相通能無意外之慮乎且南山諸口一失其守而此皆爲受敵之衝似宜更議益以二千勁兵更置守吏俟寧即撤去雖有新添參將選合　陵衛之兵三千然皆內地未曾見敵之衆猝然有急臣安敢以爲足恃也不然較其防守稍緩者移守於此相助聲勢亦無不可四海治雖有守備其可用兵不踰四百此惟可爲守株待兔之夫耳議者皆謂四海治宜添設參將一員以防近賊且謂黃花鎮永寧邊之應援保安　寢陵所係不小也臣蓋於此反覆踏勘非苟言者約而論之曰

所謂要害者則北路之滴水崖大虜從入之路不守
以不先守也南山諸口　陵寢倚托之門不可以不
重防也張家口青龍口　京師近捷之徑不可以不
扼險也賢莊諸口後山入　陵之門不可以不加意
也擇所要害先以勁兵酌宜守之早諆按伏憑險固
守如懷來幇水谷以西即居庸關糜子谷接界之外
口也有警亦宜駐兵榆林上遏西犯之路下扼南口
之險如此彼見有備未必敢犯而主客諸營一時併
集經緯其中併力截擊亦自有所顧忌又虜騎倏忽
剽掠尤不容遷延左次即今宣府諸路皆宜整搠預
待調遣爲頃刻起營之計後來查勘計日計里有慢

期者各該承調官員當即以不依期引兵策應拿解法司議處合先嚴例預儆庶幾聞敵即赴應援有恃聯營合勢軍聲自張虜亦不敢深入南下矣大同正兵頗稱驕雄蓋總兵周尚文不衷撫鞍顧盼之氣又能嚴臨陣先退之刑是以士卒用命敵人知畏以太師呼之謂宜　命總督衙門豫合大同正兵及諸路參遊速整戰具豫待調遣一有警報即令火速馳赴偬焉　京師保護更不得以主客異心致誤大事其遷延者亦聽查勘計日計里參問不分主客不許原情一併同罪　臣又惟見今之勢宣府最急大小將領俱係待罪人員盡由諸將遇警雖裹糧被甲恇怯號

氣惟保軍以求自全竟不聞有提刀略陣義烈發心肯保民以為報效失事之後自甘巾幗更加懈弛若不早嚴加罪之例雖使搖動　京師如敵所大言者亦坐視如此而已乞　勑下該部特行嚴例如再聯營觀望不併力殺賊及引兵策應不與敵見面者總副叅遊守備坐營把總等官聽臣查勘情罪應拿解者即請　旨從重處治應照例問遣者仍從重拿解法司責問應革任降級者從重問遣其肯奮勇赴敵者縱有軍士損折亦不加罪如有功次非惟准贖前愆仍照例陞賞如此庶幾將士有所畏懼更思策勵蓋今日之患已在　陵寢畿輔非他處可同非往事

可論也內地糧草隨處可依更不得以水凍草枯如常謾料若所應查勘緣由容臣同委官見任提吊人眷親歷邊境屯堡訪獲情實及凡所在修行事宜別待回奏外爲此急切先效忠赤輙干天聽伏惟聖明採納遠下該部議請其擇要添兵戰守事宜付之各該撫臣徑自查度可否施行臣無任過計激切之至

欽奉聖諭條陳邊計疏　楊博

准兵部咨該　內閣傳奉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虜之計如何須處御等會文武群著實詳議來看欽此欽遵節該本部覆議合再通

行大小官員攄忠殫慮破格講求各令刻期具奏寔
臣等酌量緩急會同　內閣并五府九卿科道各官
逐一詳議列款上　請取自　聖裁等因題奉　欽
依備咨前來臣等切惟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
鎮則　九重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搶殺至甚
誠如　聖諭荷蒙　皇上軫念生靈日勤　宵旰特
諭輔臣公同臣等詳議預防之計臣等雖至愚極陋
目擊時艱敢不祗承自昔防虜不過戰守二端而各
邊地勢不同戰守亦自互異即如薊州昌平保定三
鎮有牆可恃虜難保其不來但當恃高據險使之匹
馬不入即為上策山西宣大遼東四鎮無牆可恃虜

難保其不入但當堅壁清野使之一毫不得即為中策臣愽臣本固臣士儋連日面相酌議除重將權明軍令修城堡等項事宜已經各官條奏不敢槩及外謹將東西六鎮戰守之機其大且要者列款上陳伏望 聖慈特賜省覽 勅下該衙門會官詳議裁定施行及照奉 旨建白者臣等之事也詢謀參酌者輔臣本兵之任也至于削去虛文力求實效者則總督鎮巡兵備將領之責也若使臣等言之輔臣本兵議之邊臣不肯力任其事或明肆異同或陰行規避紙上空談譬之畫餅竟何益于安攘之效所據責成邊臣同心寅恭實心幹理乃今之第一務也又念兵

凶戰危人情所難　朝廷所驅策之者惟在賞罰有功不賞人固弗勸有罪不刑人孰肯輕蹈白刃之禍我近歲薊鎮潘家口磨刀谷失守總督王忬楊選相繼棄市而總兵叅將遊擊反從末減是以今歲虜警屢稱敢戰竟無一將請纓而死可以見其情實矣頃蒙　宸斷逮繫鎮巡人心始知警惕而副叅等官田世威劉下　胥進忠吳光裕等分有信地不能固守其罪尤行　可當先行收問合無將田世威等提拿到京法司查照所犯一併擬罪以為邊臣縱寇殃民者之戒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一定薊昌守牆之議薊昌二鎮因山為牆延袤幾二千里自庚戌虜變以

未屢經修繕河防口古北口黑谷關一片石等處拒
四大虜明有徵驗近因猾虜潰牆說者遂謂牆不可
守是誠因噎而廢食也蓋前年牆子嶺失守乃通州
官軍今歲界嶺口失守乃河間官軍守兵單弱援兵
不至此調度之失宜豈可歸罪於牆哉合無聽總督
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趁此冬閒躬履邊垣逐
一閱視稍有不備即為修補春秋兩防將調到入衛
邊兵分營配搭每路各得一二千名駐劄邊中地方
猝遇虜衆攻牆令其併力戰守彼仰面而攻我乘高
而擊虜騎雖強恐亦不能飛渡　一定宣府南山之
議宣府東路咫尺昌平其四海冶岔道八達嶺等處

俱有通賊要路總督軍門統領重兵拱護南山實以
陵寢為重連年關外增設墩牆深得重門待暴之義
近議紛紛欲將兵馬列於張家口左右衛等處俟其
南下方守南山失策甚矣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
之誥督同鎮巡等官今後春秋兩防仍照成議謹守
南山以慰　君父宵旰之懷不得藉口外防致貽內
患　一定山西擺列之議鴈門寧武偏頭三關均為
山西門戶鴈寧二關外有大同猶稱屏障偏頭一關
西連延綏獨當虜衝先年寧鴈一帶添築邊牆增兵
戍守未為無據然邊長八百餘里原守官兵民壯不
滿數萬名曰擺邊實為故事固未見其倚牆拒守如

薊昌二鎮真能遏虜之歸者也蓋薊昌合諸鎮之力為守頗易山西止一鎮之力為守實難合該給事中張齊議罷撤邉得之目擊非臆說者但事在閫外遠難遥斷合無聽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巡等官虚心酌議務求長便具實奏
聞如果可罷每歲秋防官軍民壯止宜屯駐邊中地方遇有虜警相機戰守以保萬全

一定保鎮防守之議紫荆倒馬龍泉諸關層峰疊嶂頗稱天險且藉宣大為之屏蔽虜若南犯諸關勢必經由二鎮即使策馬而馳亦須數日可到但當明其耳目養其銳氣如果虜犯宣大已入內邊南窺洪蔚保安靈丘廣昌等處然後乗墻拒守

斯為得策近年以來先期擺邊不惟空勞士馬亦虛
糜費芻餉合無聽總督侍郎曹邦輔督同鎮巡等官
每遇春秋兩防領將兵馬分定地方照常操練必須
的有警報方可登牆以成以逸待勞之計　一定大
同搗巢之議大同地方外連朔漠與虜為隣虜犯山
西保定數必由之先年總兵官梁震每遇虜入輒率
勁兵出邊搗巢故終震之任虜即入寇不敢久駐蓋
牽于內顧耳合無備行總督都御史王之誥督同鎮
巡等官今後虜果深入發兵搗巢冬春虜賊馬弱之
時虜雖不犯我境間亦搗之亦不為過有功破格陞
賞縱有敗衂不當輒加開邊啓釁之罪至于宣府亦

可少儆而行之盍總兵官馬芳驍勇不減于震戮力
報國此其時也　一定遼東積貯之議遼東一鎮濵
海隣夷中通一線之路一切兵食悉皆仰給本鎮之
産且地甚肥饒牧成常稔但鎮人愚昧不肯少爲積
蓄之計豐收之年粒米狼戾一遭凶荒坐而待斃如
嘉靖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人至相食食既不足兵自
難振何以責其敵愾之功合無備行巡撫都御史魏
學曾督同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設法令其開墾荒蕪
每遇年豐穀賤處發官銀糴買收貯仍教諭民間照
依江南規則各自蓄積務爲一年三年之備患而
費少在可行

滅虜六事疏　　程文德

臣惟中國之於夷狄也猶主之於奴也猶首之於足也足不可以凌首奴不可以犯主章然明矣今北虜敢率醜衆犯我中原前此猶未敢深入也自去年始迫山西太原雖其荼毒野草猶腥今年則復過太原矣耀武揚旗長驅直下縱横蹂躪任其所之如蹈無人之境其藐視我中國可謂極矣昔我　成祖嘗奮揚天威三掃其穴豈知今日遽至此乎　國朝一囚之決猶屢覆奏一財之費尚更稽察誠重天之靈也國之命也蠢兹醜虜乃忍戕賊我生靈若刈草菅懸殄我財物若棄糞土舉數百年愛養培植之民物而

一旦付之豺貘犬羊之毀壞臣竊痛之臣聞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任臣以代天也是故恤民饑寒救民疾苦其在平時猶宜汲汲不暇此何時也聞大原且受困苦若孤豕在圈群虎咆哮而四繞之即今雖報稍退尚未出關戎馬所經亦靡有孑遺矣士女啗爲魚肉宮室化爲煙塵念之傷心書之墮淚此誠上下汲汲遑遑食不甘味卧不安寢之時也昔周禮邦有大故則不舉又以弔禮哀禍烖以恤禮哀寇亂憫之經也乃今如何臣惟 皇上意嚮所加而天下動叱咤所及而風雷生旬日以來伏覩所上邊奏頃刻即行不惜調發之頻繁重憫丁璋之死戰聞者莫

感激而隕涕潛然臣竊恐所謂遣者皆不敢近賊給發者亦徒勞費是不過應策之常規而非滅虜之至計也倒懸之急誰其解之雖非置山西於度外亦坐視北虜於腹中而已矣夫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今 皇上則天也父也山西之民日呼天而呼父者不知其幾矣 皇上忍聞之乎昔在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今茲醜虜其罪且浮於受矣臣願 皇上赫然大怒渙汗四方命將出師令文武群臣暫輟庶政一意此舉破常調以用人勵焦勞以集事真與北虜不共戴天誓必滅此而後朝食將見聞風而忠勇者奮智謀者集義氣鼓而天下一心先聲揚而百酋破

膽寒我中原之全師圍彼數萬之小醜是亦泰山之
壓卵爾將使全虜盡沒而隻騎不返以湔刷我己巳
之恥以發舒我華夏之氣不亦壯哉萬一與虜今年
得志而歸則來年猖獗當又益甚蓋犬羊之性愈縱
愈驕則中國之禍日慘日酷此固必然之勢不待智
者而後知也昔人請以一尺組北繫單于頸一丸泥
西封函谷關今誦其言猶存生氣堂堂 天朝寧無
若人哉臣職列兵屬憤懣不任況奉 明旨輒敢條
陳六事上瀆 覽諒儻可采擇即 賜施行生靈幸
甚社稷幸甚臣不勝激切顒望之至 一曰聲虜罪
以激人心臣聞古昔帝王將討叛而誅逆必誓師以

聲罪征苗之誓于甘之誓是也我　太祖之北伐也
亦羽檄先馳義正詞嚴人心響應檄有助焉今韃虜
世為邊患邊人恨入骨髓茲復大舉入寇荼毒傷殘
此其罪惡滔天神人之所共怒天下之所共憤也惟
我　皇上無迅掃誅滅之心則吾人固飲恨以死矣
皇上誠恭行天討大誥四方列其罪狀數其稔惡必
欲殄滅而廓清之則河北山陝諸路之官民將感激
涕泣以為令而後得反之也誰不荷戈響應贏糧景
從而快其復讐之志哉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說以犯
難民忘其死三軍之士將不戰而氣自倍矣　二曰
隆殊禮以延名將臣聞何代不生才何才不樂用顧

招徠鼓舞之者何如耳燕臺築而豪傑至伯樂生而麒驥名誠未聞借才於異代求良於絶域也今之名將誠亦罕矣然安知無隱於邉塞遯於江湖沉於下僚擯於廢棄者乎或拘之以資格繩之以苛刻而不能盡其才乎欲建非常之功必賴非常之才欲致非常之才必隆非常之禮　皇上誠渙大令號召於四方曰有能滅虜者吾列爵而侯之而先崇壇以授之重權以寵之殊賞以勞之乎之以心腹馬要之以明信焉如此而將才不得忠義不奮臣未信也將得而兵可強兵强而虜可滅矣　三曰權兵食以濟時艱惟古者寓兵於農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

有事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之衆田野倉庾之積征行士馬之芻糧制甚善也自兵農之制分而兵食之匱久矣今日凡隸於行伍者皆不識戰陳之兵也運於舟車者特僅支承平之食也持此以禦敵適足以劘虎牙爾故臣竊恐調發皆無益也夫天下之民皆 皇上之兵也天下之財皆 皇上之糧也患無為感激號召之爾誠傳檄畿輔山陝河南諸路示以急難之義激以靖寇之忠令守土之臣各倡義兵募精銳勇悍之夫給倉廩府庫之食家自為戰人自為防而皆統於大將事寧之日秩勞而還各復其故則天下皆兵郡縣皆食而虜不足滅矣 四曰明賞罰

以作士氣臣聞礪世磨鈍非賞罰不行勸善懲惡非賞罰不立故曰賞罰者人主馭世之大權也將領得矣兵食足矣而賞罰不明欲其成功不可得也邊陲往事莫可追已議者率以為悍卒之驕橫功罪之未孚此人心之所以不平而英豪之所以解體也臣請速布 詔令與民更始自今有功必賞賞不以疏賤而遺有罪必罰罰不以豪橫而貸較若畫一信如四時煦則如春陽震則如雷霆則願垂休光於竹帛者孰不出萬死以策勳臨危機於戰陳者其肯甘退縮以抵罪哉是故賞罰明而士氣作士氣作而虜可滅矣 五曰招脅從以携賊黨臣聞敵多則力分與衆

時兵強令之韃虜聚而不分此其鋒誠未可與爭也故當先設法携散之聞其黨多我中國人方其去時不陷於搶擄則迫於逃亡而非其樂也今雖同入寇也必猶知告語焉請亟布令凡我中國人皆脅從不得已也其勿殺有能歸降者即復其土田完其室廬給之婦女且先給帖以示其可信又令有能誘至一人者賞加首級一等則人孰不樂我中國之生而甘心沙漠之外哉復廣募間諜之士不惜金帛之費使如陳平之間楚焉則其黨必携黨携則與不衆然後可圖也且或用此輩以收虜則又事半而功倍矣

六曰事危懼以防未然臣聞有備無患事豫則立政

之理也物極則反勢窮則變治之幾也我　國家邊備廢弛至今極矣今乃猶不反變豈知其所終乎傳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自今蓄之猶或可及臣愚請自今日秉危懼之心圖善後之計九邊諸鎮悉加綜理以五年為期竭天下之財以從事殫天下之力以有為自選將練兵及繕墩葺堡凡百區畫得人若理家事無弊不革無利不興則邊城有金湯之固胡人絕窺伺之心以一時之患易百世之安是亦多難殷憂之助也且使後人蒙福者咸仰　大聖作為出於尋常萬萬豈不偉哉若曰賊至則備賊去則怠因循苟安猶今視昔竊恐此虜之患年甚一年噬臍之

悔後將何及伏惟　皇上軫念

謹末議以備經畫以贊安攘疏　張鹵

臣惟方今天下之患莫大于邊陲而闖然之憂已見于眉睫然在外既大有可憂之形而在我殊絕無可恃之實不待有識之士始為寒心何者我　祖宗以迅驅胡虜平一天下其日強日盛振古一無今甫二百年未在我之強盛日削而在彼之萌蘖日遂終

先帝之世辛丑則度入三關壬寅則遠薄澤潞至庚戌則飲馬鳴鏑直偪畿甸甘泉烽火近憂　宸居自今觀之于時雖號深入未至城邑失守今東虜則欒陷昌黎而三輔之慘禍益深矣西虜則已陷石州而

三晋之豪躪益甚矣其酋首苗台吉猶踞伺近邊未
嘗輕動夫其動不輕則其志不小以 先帝甫棄群
臣 陛下新登大寶人心望治方切而逆胡陸横如
此 臣雖書生不習戎事然日夜疚心如狂不敢不以
腐儒執古之議上應 明詔而畢獻于 君父之前
也 臣惟夷狄之敢欺而中國之最歉者莫不曰卒伍
之不充也將帥之不勇也軍法之不明也成筭之不
定也 臣謂四者皆可卒辦其最難而不可卒辦者莫
先于無食無食則控弦帶甲莫孰與養故卒伍由之
以不充方召衛霍其孰與尊故將帥由之以不任欲
明軍法雖吕蒙能示覆鎧之信穰苴能嚴後至之誅

無食則徒足激變而取尤欲定成筭雖諸葛亮抱隆
中之策趙充國富金城之畧無食則徒以空談而誤
國事故 其一曰裕兵食然食之為用有節制之常
經有濟時之最急臣待罪該科嘗具有公疏所以括
筭籌度于節制常經其說頗悉茲臣復謬議于濟時
之最急者得其說有二鹽法者 祖宗用以輸邊號
曰飛輓然天順成化中以常股供之而有餘今不惟
常股加以存積不惟存積益以工本近工本之外又
先益餘鹽鹽愈加而用愈不足此何說也且淮鹽原
額六十萬引在天順成化間每鹽一引價祇二錢有
餘今每鹽一引加至五錢或八錢價愈多而用愈不

足此又何說也雖曰兵備日增實以鹽法日壞蓋重價留難夾帶私販　朝廷既有以病商而開中交納收支銷繳商人亦重以滋弊加以賊臣鄢懋卿假名盜利弊更莫支近復令犒邊諸臣隨在講求亦非專責其在各該鹽法御史雖有專責但以天下因循久敝之法而不為振新破格之舉恐終屬之掣肘難行

臣嘗思昔宋皇祐中關陝鹽法大敝得范祥制置其事遂使其利大興又如我　朝弘治中沿邊馬政之敝極矣得楊一清整理一行迄今永賴今在　廷之臣豈無有如祥如一清者乎臣願　勑下廷臣會推才力廉正大臣一員總領制置鹽法事宜凡權貴豪

右焉商貪買舉其害之大端者而其他可知悉聽抵法如解池之鹽所遺大半而皆于撈取之不時餘鹽之利尚可取盈而拘于解額之已定舉其在解池者而他方可知悉聽規正招商既衆則開中本色可以議復鹽利既多則每引價銀可以議減限其三年功成事定方復 命還 朝果其弊盡革其利大興于軍國大務有裨許科道諸臣指事薦揚以軍法論賞若仍循故套上負委托許科道諸臣指事糾劾以軍法示罰 朝廷能懲懋卿之誤以用人而人敢有復蹈懋卿之轍者固法之不貸而理之必無此一 勅廷臣詳議而鹽法之實用可圖也開納之例 祖宗原

以待有事之用　國家頻年以來顧多用于無事之時往事不可追矣今當備查近年節開事例急開于薊遼山西宣大緊關諸鎮為酌其地里量其時值定為則例令諸人俱于各該處所上納本色實收到部方許給授然部司與邉關遠近不同納銀與本色貴賤不同于此若不加調停則民間莫肯應例吏部臨期又當于遠近貴賤之間折其倍數或減其註選年資或優其授官等差則事歸均一人可樂從此一
勑廷臣詳議而開納之實用可圖也若本色一尚則屯田可興所謂濟經于權實為永利此焉不圖則
國之賦既無經而民之貧已到骨萬一事出倉皇公

私無措其不至如漢之筴舟車唐之稅間架宋之免
夫誅錢以爲新政之累以貽後世之羞者不但已也
其二曰簡士卒古稱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兵
者雖多愈少今以薊鎮一邊聚兵六萬誠非不多也
然事無當實名多虛曠客兵苦于道路之疲勞班軍
困于顧覔之項代主兵則零星分布贍顧弁贍中間
且老弱不堪十居六七當事者恐致脫巾激變皆一
任姑容漫不可否舉一薊鎮而他方可知所以耗軍
食損軍威連年迄無成功者職此故也臣願 陛下
特降專勑看落各總督官員將所部兵卒一一精揀
買閑役占按治稽覈至老弱不堪于客兵則退還本

鎮以易精强班軍則嚴行各衛解發原役主兵則先儘本役以换餘丁無已則收存月糧缺名不補果得一卒精强足當二人之用則寧兼二人糧餉以養一卒之力定限半年以裏清結　奏報唐破突厥于定襄只用三千人　國家在襄時土木之後兵多戰没勢甚阽危定襄侯郭登尚以八百騎精卒破虜衆數千于栲栳山前後能成戰功第一者用此道也邊軍既以精實土兵尤宜兼用土兵者寓兵于農前古良法　國朝之制向惟城守不以役邊盡以既勞民以食兵又復勤民于遠役　朝廷仁天下之心固有所不忍也豈知　朝廷雖勝有仁天下之心而斯人便

旨享一日之逸以臣所見于山西者言之在百里以上縣分莫不各有民壯幾二百名內有視民壯尤精者為義兵視義兵尤精者為快手亦各不下四五十名總之亦幾古侯國一旅之師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間歲起邊又出協濟歲費銀約三千兩有竒其百里而下及五十里而下者遞遞相參亦各稱是夫役民如此其衆多費民如此其浩繁求其實用數年以前任督撫者惟取解工食置人不用以填谿壑近年以来雖以修邊為名徒見條忽往来茫無績效至留備城守者又苦被不才官員將已應該皂役徵取編銀獨以此為在官無附著之人任其占用遣差

以恣跟隨臣故曰　朝廷雖有仁天下之心而斯人未嘗享一日之逸此固其明徵也今莫若因其舊有之制整其極弊之法于此見有民兵重加精選凡近邊五百里州縣尤宜減其雜徭之役于此更加名額或兩户抽一或三户朋醵如見有精健人丁即令逐名應役不則凡里中豪右任俠者聽其雇替應當再申飭明法有司如仍有私役民兵一人即以私役軍人律例擬罪仍將前項工食再加增數本門差役盡與復除該道守巡官員停分所屬地方各專提調仍將實在額名開報督撫軍門聽其分番調發臨近邊地無事則互為保伍以習兵法有事則行陣分屬以

嗟征戰既可驟致增兵之實又不更議養兵之費善莫若善馬者或者有曰民兵役邊原非舊制不如詔沿邊州縣有民之願從軍者即厚其信賞著為兵額臣愚以為　朝廷貴于得軍之用而不在于泥軍之名蓋起民兵以役邊者乃從其所舊有而定民以為軍者為駭其所難知此漢用六郡良家子以禦匈奴則法行而威震宋刺義勇徒以資非議之紛沓也

其三曰選將才夫古之將帥或出于士卒或出奴僕或出于罪人惟不次用之乃為名將今　朝廷遇將之恩雖厚而取將之途太狹凡總兵參遊指揮使名銜不叙資級則不預銓補夫　朝廷不能脫尋常之

例以用人而欲人建非常之功以報 國馭將之術不如是也哉 太祖高皇帝嘗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皐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今軍中衛霍關外干城四顧寥寥殆不多見豈我 盛世人才獨乏于異代乎無乃脫去常格所以求之者有未至耶臣願 陛下特勅兵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敷宣 詔旨加意旁求如有智勇絕人韜畧素講得于薦試真切不拘其人之倫類名目即以禮羅之上于兵部兵部再得于薦試真切即當請乎 陛下一置之行陣攻取之間先為明立賞格來能斬將奪旗及獲取首級若干顆以上即當擢

之縮印登壇秉旄開府大與激勸不問資格若將

爲武舉立一　制科而不盡爲武舉拘焉其揮霍跅

弛之士皆將萃于麾下行間而將才不可勝用矣

其四曰明軍法人情其賞也不及時則不勸其罰也

不威衆則不懲將帥者固將恃君上之賞罰以糾衆

而成功者也使君上之誅罰獨行于將帥而將帥之

威信不行于軍中欲得人死力以成功也難矣我

太祖高皇帝命將之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

者勝而周官以司勳繼司馬之後欲賞不及時也今

旁制多岐將權削弱皆人數十皆當有關白雖尺布

寸帛之給必經年越歲而後至此何理也臣願　陛

下特降勅軍門開示欵條自今凡軍人逗遛違慢者其馘斬之權百夫之長即可行于百人千夫之長即可行于千人其總督鈐轄又惟專于將領精覈以綜體要其臨機對敵應用賞犒皆當任其出給司紀察者亦惟後事盤稽不得當事阻撓欲祛頻年之積弊而振久玩之人心此固尤為先務　其五曰定成筭蓋先事制敵之大計在君臨事應敵之活法在將所謂成筭者固制敵之大計也　朝廷必確然以素定之中外必曉然以預知之然後閫惟專一績效可成如南仲城朔方吉甫代玁狁所謂周人得策以能先幾此今用人也則功罪不分其畫計也則是非無定

以功罪不分之人而循是非不定之法無怪乎人心愈失兵機愈左而天下之患日甚于一日也何以謂用人之功罪不分如本兵以調度于中督撫以宣防于外中外既分責任攸別若在內當有先事之圖而本兵失之則罪本兵也必無赦若在外果有取勝之機而督撫失之則罪督撫也必無赦令各該總督巡撫已蒙有　詔旨切責將分別其情罪而處分矣獨兵部尚書郭乾之去也臣有莫知其故者臣固非惜乾之去也謂夫乾去之無名也何者當　朝廷之用乾得非以其久歷邊陲能知兵事而從衆望以　簡命之乎使既用乾而乾果坐失軍機情罪重大則按

而治之可也使其任事有得有失則據其得失之多寡而爲情罪之重輕可也若果無失則固當切責以圖後效既而乾去矣乾去而乾之屬職方郎中何源又去矣及問其名則皆以謝病行初非有微罪去夫當　主憂臣辱四郊多壘之日而爲本兵堂屬者皆漫然去國則此後賢者感憤于任用之不專不肖者樂乘于機會之甚便皆將束裝荷擔其心惟曰使明年虜寇再入吾當即爲去國謝病之人矣夫人情大賢以下必有不可辭之責任斯有不容已之施爲使臨事而有易辭責任之體例如此後之當事者欲望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勦勞任怨以爲　國家樹無

疆之業臣恐其道不如是也臣願　陛下自今責議臣擇之必精信之必專任之必久待其果至過惡顯著然後明示以不得已之罰俾罪狀昭然人心懲戒故曰孟明不過秦穆以之霸鼓而有餘李廣之不以有罪廢者武帝之明也何以謂畫計之是非無定夫禦戎之策非戰則守今呟議交爭咸建撤擺邊之議夫擺邊之不能大有裨益固矣然各邊事勢不同隨時戰守自別必待如臣前所陳練兵之說的有成效于時士馬精强人皆可戰使零賊數百騎而下皆不敢窺我疆圉則擺邊之役不言可撤若擺邊之卒遽盡撤能戰之兵尚未練將致彼此衙決戰守交失恐

舍戰而專言守者既已誤天下于二十年之前舍守而專言戰者又將誤天下于既多事之後臣謂薊鎮之兵邊難議撤他鎮之兵可撤而亦不可徒撤者此大計也

其六曰勵精勤語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是故自古人國不能必外患之銷而貴我有自修之實所謂自修之實者君勵精以作臣臣勵精以任事耳

臣見自邊方多事以來 聖心憂勤臣工祗畏罔可謂備切交儆矣然臣獨以為 陛下內有憂勤之心而外無憂勤之跡故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績之效何者昔宋慶曆中元昊反仁宗為之罷經筵其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言有曰帝王治經不

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最焉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既而仁宗嘉納責曾公亮以講學無倦是元昊之不能為慶曆病者固韓范富歐有以經營于外實以仁宗勵精一念有以鼓舞而默成之也我　祖宗因寒暑暫罷　經筵冬夏俱有定期昨十月中乃先期數日　陛下于經筵日講俱輟停罷雖諸臣相繼陳說竟不蒙　俞允夫以　聖學素崇聖心豫養講學之期視　祖宗早罷數日固亦何足為　陛下訾議但　陛下當此實極新登邉關多事即此講學一節能視　祖宗多加數日足昭夫　勤

勵之心顧早罷數日若示以厭斁之意天下事固未有君心厭斁而人臣得以策功于下者臣故謂 陛下內有憂勤之心而外無憂勤之跡致臣下雖切任事之忠而茫無底績之效者爲此故也臣願 陛下戒之愼之上畏 天心付托之隆重仰思 祖宗創造之艱難覽州城失陷之漸其防不可以不嚴痛天民屠戮之慘其讐不可以不復 講筵雖可暫停矣臣之所謂勵精者固非獨 講筵之一事也臣願陛下自今于每日 視朝之外或間日一出或旬日再出 臨御文華殿或平臺輪 召內閣文武卿佐省臺侍從之臣顧問叮嚀延訪兵機圖惟治道果詢

謀有得如某言當用某策當行某利當興某弊當革
隨震、天威一新　聖斷夫　天威一震萬彙咸興
聖斷一新群囂自息則方來之福有不難興匪茹之
虜有不難格此其事若在　陛下自盡無難而時勢
轉旋之機天下安危之大惟將于是決之固不能外
是而更有他圖也惟　陛下裁度臣不勝惓惓至望

即時事餙人心以圖安攘疏　張鹵

頃惟我　皇上既庶政咸興尤留心邊事其大
布恩威廣調兵食一新條教諸凡注措迥出恒格
臣待罪該科及當事諸臣不能秉時宣力克奏銷
鋒灌燧之成功以少裨　張皇撻武之洪畧撫己慚

惶固有餘罪時日轉盻又值秋防今之秋防臣尤切深慮然臣所深慮者固衆人甚以爲安者也比年虜騎驕恣深入突犯終　先帝之世歲歷四紀無歲不鼓邊塵迫我　皇上元年丁卯汾石薊永其禍猶烈戊辰之秋方克底定然　天之貽我以安者固欲其及時以備也今諸將以此輙動有德色率皆泄泄徵逐一年已過而不思暇日政刑先時桑土不可常得此其不戒之人心爲可慮又自去年之冬至今轉報謂酋奴俺答大舉西行會搶兎刺諸部繼見都御史王輪諸疏尤的有證據每遇甘凉使至臣即備究前因皆以爲探至嘉峪赤斤其詭道潛踪尚無消息云

皆又即以夷狄自戕為中國之利渠曹遠跡為疆之安而不知玁狁整居意在窺周冒頓移兵將以誑漢此其叵測之虜計為可慮夫以叵測之虜計而嬰以不戒之人心其為可慮固不待知者方知今之不戒事端臣亦不能言盡姑舉薊鎮練兵一事言之往年建議者欲于各區兵馬之外另立兵額募及三萬俾總兵官戚繼光特自領練與各區分布絕不干涉比及三年成效設虜至則約守一邊虜入則約當一陣分精列銳可以橫行匈奴由是主兵既强客兵可減良家六郡延成桑麻力衛之功西夏諸軍得脫道路分番之苦當此議一出皆以易完為精易弱為強

議無踰此舉　朝廷即為徵將于閩募兵于越凡處置施行悉如原議今既二年于茲矣新募之兵多方求得入衛之兵一卒未減問之將帥者皆謂募兵則無人有兵則無食欲如期集事胡可即得臣則以即本鎮舊有主客二十餘將領將皆有兵兵多有馬暨各麾下標兵能于此練之有成使上之一可當十次亦一能當五則雖舊亦新雖少亦多雖客亦主乃將帥者又謂主兵教練之難難于慣役修築不識行陣客兵教練之難難于甫將成效又底瓜期不惟于臣愚所見大不相侔即其所自為說新者既不即得舊者又不堪練則是練兵一事終無成期臣嘗謂徒致

廟堂經營甚大而績効尚爾茫然事體更張甚殷而規畫然[illegible]不妥者此固其急也即剏之專官如此餘皆可推他如據總督譚綸陳其學王崇古巡撫劉應節魏學曾王遴朱大器靳學顏王輪巡按房楠嶽儒宦周以敬盛時選諸臣先後奏稱及臣愚據事延訪各邊見事見

朝廷賞罰雖行于將帥而將之威令曾不得行于軍中軍令猶多未中貪饕濟私闒茸養玩將領猶多未稱殘鈌朽鈍數且不及器械猶多未完連年修築財力匱殫但修築其虜所既入之途而不料理其向所未入之地則修築猶多未備夫以

聖明在上鋭意戎機如此在將帥者猶不無舊套相

沿優游諉調本厥所自罪竟誰歸乞 勑下兵部速
加詳議果臣言不謬即馬上差人移文行令九邊總
督鎮巡官員務深鑒目下人心虜計將今歲秋防益
各謹時機嚴加飭戒于臣所開六條教練軍令將官
兵馬器械修築未臻實効事宜速預爲戒辦整搠至
臨期如嚴信地謹烽堠明哨探與諸載在防邊集議
款條及臣等往歲秋防舊議俱一一查照施行劄兵
補練一節尤須究竟蓋墩臺圖永世之安者既有次
第除另責完限以期成功先將各區馬兵各將標兵
及客之六精況務盡從總兵官戚繼光便宜調度刻期
從事以奏成功由是興起招徠以足募兵以賊入衛

功有次第斯事有著落不則臣子功罪不足言恐釁兵積弱之下難再振興　朝廷成命失今難終究結且屬夷傳播黠虜窺竊其反側讋服盡皆由是故臣即時論事于此獨切惓惓至于董狐狸專南征肆形踪雖非邊所畏而臨前諸地戒備不可以不增黃台吉諸虜方形聲詭秘如獨石南山其偵報嚴防責成不可以不備大同大邊既失邇日墩堡相兼議誠允當但事跡可否覈查不可以不嚴以縱橫岐路且方被蹂躪不但偏頭一關老營一堡之路觝禍汾石三晉周防尤宜為最大虜方西寧延甘固圖犄角惟均至的哨回踪以馳　奏京師分傳各鎮者在甘肅鎮

廷尤宜專任不得少涉諉調致誤時幾臣又惟事關
儆飭人心不獨在大如近日五重安關下零賊竊入
以擄殺雖止八人以潜入雖止二十餘騎據跡論事
若所宜忽但大役方興春防未撤而虜之其去其來
若蹈無人之境使禍機更大竟將若何故嘉靖乙丑
中本鎮事有類此者一時都御史温景葵兵備副使
沈應乾皆經罰治在　先帝豈固備于責人哉良以
小者不懲則大者將至君惟責將而卒徒者不足及
也今該部處此但將恭將羅端而下及守把單卒請
勑嚴究兵備以上故為寬假適不相及是上下異施
而本源不究其視　先帝所以處景葵應乾諸臣孰

得孰失臣誠不知其可乞　勑該部即查照先今事
體仍速為以正庶當此一時即此一事人心知儆有
補軍機該部自後遇此等事端亦更不得再為因人
骫法以致滋他釁再乞　天語叮嚀飭勵督撫諸臣
沿邊諸將自今務各本真誠消滌舊套的知吾　君
不可負吾心不可欺不可脫為已地而避難不可徒
事虛文而買譽事當因舊不可輕易以啓分更議貴
僉同不可偏執以恣爭釁必督撫相協文武相成上
下相益以報　明時以答　天眷則勳庸祉福亦有
長吉若仍蹈前轍漫不省戒容臣急則特疏上　聞
緩則待秋防畢日一併列名糾究　憲典具存當不

少貸近據宣府大同遼東寧夏數送捷音劘鎮風聲振徹遠邇我軍生氣亦有明徵臣復爲此說若尚憂其無可恃者蓋切于相成之義而不欲以聊且相安貪于圖報之心而必欲以爲全爲期故如此也伏惟均 賜施行不勝幸甚

懇乞入衛番休以甦疲鎮疏　　蕭廩

臣奉 命查理四鎮兵糧自入境以來日夕講求利病用圖節省但所見士民皆云四鎮最苦無如榆林榆林最苦無如入衛兵馬緣本鎮孤懸套口逼近虜巢地旣斥鹵不生燕且百貨不至較之諸鎮最號衝疲邊墻千五百里城堡三十八座僅有軍十五萬二

哥馬二萬而哥較之諸鎮亦頗單弱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薊已議將本鎮兵馬挑選精壯四枝入衛節年奔疲節年傷損兵則逐營抽補而抽補不足則取諸捉生馬亦逐營買補而買補不得則許其搶兌每年三月例當上班開歲以來即行整搠馬給官價每枝歲費萬金而鞍轡衣裝出於兵士整備者每人尚須數兩也此等窮軍何從措處既牽捨傍人出錢幫貼又預指月糧減價扣賣大率身未出門而一歲之糧去其大半矣其在隻身單丁尚猶可說如有父母妻子竟將疇依此整搠之苦也整搠未畢啓行届期婦女耄倪倉皇奔送情同死別禱求生還號哭震天

路人掩泣此離別之苦也別去兩月始達薊昌一到薊昌地方即上衝危墩堡三秋防守晝夜不休餘暇修工催促愈急此戍守之苦也兵不得顧馬又尅馬料以聊生故馬多倒死將不得顧兵又科兵糧以供費故兵多逃亡亡者間負灰骨来歸大半委塡溝壑存者僅餘黃瘦喘息多有顛踣道途此死傷之苦也幸而還家有同再世閭里稱慶骨肉相依曾不月餘又當整搠責糧束裝捉生搶兊紛然襍出無異轅駒又有一班存留冬防其情尤苦去来之際動經二年又有一班巡留摽兵其苦更甚征戍之久閱歷五年歲月既深情狀尤別身世寄寓室家仳離風俗傾頹

閒井薊宗總計二十年來損傷兵馬何止數萬糜費公私錢糧何止百萬畢竟薊鎮僅以供修築之工未必得其防禦之力也且先年士馬强壯習俗忠勇尚能綴虜東犯之謀為四方應援之助今則役久而疲人窮則詐不惟為虜所輕自保不暇亦且人懷怨望漸逞兇狂此其所當亟為議處以弭後患等因臣惟兵馬入衛薊鎮本以鞏固 京師大義所關諸鎮似不必恤然苟有益於薊鎮則罔恤於諸鎮亦可也而論者皆力言其無益苟無害於他日即無益於今日亦尚可也而識者皆逆計其有害何也內外賓主其勢既分則秦越肥瘠其情自將不切勞苦怨咨其心

既貳則橫潰決裂其究必將不支此河上之詩闕左之戍所以為千古明鑒又不但日費料糧歲費裝賞為　內帑之尾閭漏巵所過搶奪所止奸盜為地方之城狐社鼠已也節經中外論列不下數十疏然廟堂之上則以兵不中制必聽薊鎮自裁薊鎮之臣則以事難逆覩必俟教練有成而後裁教練既日後一日孰為成就之期入衛則年復一年未有停止之日近該兵部題覆秋防畢日議處邊人望之不啻雲霓今又寂然是尚未有定說也茲者臣涖事該鎮之際正上班並撤之期群擁馬首備訴諸艱臣亦勉以臣子大義再三譬曉但耳聞其室家悲號之聲目覩

其道路將斃之狀真有一念慘怛不能自已者故敢竊附於使者宣德達情之義冒昧為皇上陳之臣亦知廟堂尚以醜虜匪茹為慮薊鎮尚以擺守不敷為詞姑不敢言諸鎮請言榆鎮姑不敢言撤戍請言番戍臣查得該鎮兵馬原定四枝分為兩班更番入衛後因三十二年薊鎮有警議留一枝冬防止放一枝回鎮次年仍發二枝遂使每年止有一枝休歇而休歇一年者又該冬防行役二年夫所貴衛兵者以其壯勇可戰守也若一年一度往返燕秦如此奔疲而責以捍禦容可得乎是薊鎮徒擁虛名榆鎮備受實害而國家又抱隱憂殆三失也臣又查得寧

固衛兵俱係更番薊鎮修練頗已就緒如蒙　聖明察愚臣之非敢飾說念疲鎮之委已莫支　溥浩蕩之恩　施節宣之政俯容四枝兵馬照舊番休三月上班七月回鎮前項冬防標兵俱行撤放姑俟虜情有定再為議處庶兵力少節而不致重困人情少安而不致重傷必將戴　聖主噓枯之恩奮壯士敵愾之勇而在榆鎮稍省買補馬價在薊鎮稍省賞給客糧其於　國計亦或少裨矣此亦愚臣節省一事也臣干瀆　天聽無任激切惶悚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九終

征討一

進平南獻俘露布　張輔

臣張輔上言伏以　天討有罪聿興弔伐之師武功告成爰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盖剗惡必鋤其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孽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滄更姓名胡𡗐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蛇虺之遺毒戕賊國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　朝廷之邊境攻圍詔使侵暴隣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咸衆人懷孥戮之憂横斂剥民家被掊剋之害鳴冤動地無辜籲天

聖恩嘗許其自新狂竪怙終而不悛擠遏　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亮甚三苗舜法豈容於原宥罪浮反側漢兵必事於剪除臣等恭奉　制書總率師旅鷹鸇鶻鶚先雲氣而度斗南貔虎熊羆挾風威而踰嶺表屢破重關之險飛渡長江遂拔多邪之城殲夷群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竄蔦之夷東都立平西都亟下餘孽如螻蟻之聚迅掃於盤灘困牧賊黨猶燔火之然撲滅於嚕江仙侶市壓安堵郡邑齊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土人效順願同追剿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困虎兕於柙中暫爾偷生須臾延命因駐我師而設備欲

致彼賊滋就誅狂悖猶欲鴟張醜類仍懷豕突傳報
賊衆云兵船象以來侵憤激諸軍鳴劍抵掌而往捕
臣彬臣旭戒行既遠都督椰升驚報倏來賊復入於
黃江船悉來於閩海遣偽將朝射仁鑑等於今年三
月三十日犯鹹子關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以麾
兵調驃騎將軍吳旺劉塔出遊擊將軍朴帖木兒神
機將軍張勝丁能朱貴橫海將軍王玉都指揮黃義
指揮李敎等領精兵而直前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
僉事椰升黃中鷹揚將軍江浩徐泰都指揮徐正等
率舟師而力戰奮劉游水之逆徒殲其群兇斃其首
將瀘水盡赤長江屍壅而血腥穢氣騰空終日雲昏

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歩官軍水陸夾攻矢鏑雨注而莫我敢遏銃砲雷鍧而所向無前大肆剪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臣輔率驃騎将軍朱榮等乗勝追襲由㵾江至於黄江賊苟敗其徒黨棄舟奔逃獲海艦及其戰艦直抵悶海聞賊首等輕舟復竄海濱遂洗滌脅從綏懐降附臣晟等率其都指揮俞讓等亦由㵾江直至龍王海口獲到戰守船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交州誓殄賊以寧邊當奮身而厲衆議留臣旭備禦黄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歩官軍倍道兼進直窮海隅追擒賊首臣輔

栁升横海將軍魯麟等幷土人知府莫遼等臣晟調
指揮李節幷土人知府阮太等各領戰艦由水路窮
追四月二十三日師過清花府磊江賊衆猶舉蠆尾
而致毒欲逞螳臂以當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剿殺戈
船邀擊而夾岸奔走矛戟爭馳而望風披靡殘夷敗
衂士氣倍增二十九日舟師至典吏門淫鵲淺晴久
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軍進擊而莫前俄然雲作
沛然雨下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船過千艘豈人
力之能致不待渡河而冰合奚勞拜井而泉流有開
必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丕應仰 聖德之格天師
進演州府茶龍縣探知首賊逋于人安府深江狐疑

猶豫方謀三窟以庇身雷厲風飛不可一日而縱賊
臣輔率都指揮陳懷巫凱等由土田縣舉厥江東臣
彬率都指揮俞讓盧旺俞其指揮王英等舉厥江西
各從陸路掩襲游魂震慴焚舟欲竄於新平餘黨離
披投仗來降於海口臣輔復調黃中神機將軍程寬
張勝丁能驃騎將軍劉賽因不花遊擊將軍朱廣王
恕等遁海而追躬率大軍馳躡至月南州椰升等曾
麟舟師先於奇羅海口敗殺賊徒奪其戰舸五月十
一日其所領永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七人生擒賊
首黎季犛并黃中所領指揮陳欽率交州右衛軍人李
保等寸攴於海口山中擒獲賊男黎澄十二月其遂

下頭目武如卿等五人於盎海畔高望山生擒賊首
黎滄乃其男黎柄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
據阮太等報初十日於奇羅海口擒獲賊弟季貔幷
姪黎源昝等其胡杜范六才阮彥光段擊等賊之爪
距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謹杜滿等賊之心膂
悉皆降附過師枕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
室家相慶寬宥迫脅招撫流離奉宣　恩命獲遂更
生掃魑魅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稽諸載籍
安南本古交州漢唐俱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借竊
跳梁狃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矧茲
逆族雪此生靈覆載不容人神共憤今父子兄弟皆

縲縛於轅門宗族僞官咸生擒於麾下自謂蠻烟瘴雨之僻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 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勘定之速邁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陋六月之伐玁狁雪前代之遺恨解邦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天心之助順蠻夷舞忭信人道之惡盈是皆 聖略淵深明見萬里之外 天威烜赫坐收三捷之功數百種雕題鴃舌之民咸躋壽域幾千里魚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户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

百六十五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別奏條上
令將生擒到賊首偽大虞國上皇黎季犛等獻俘
闕下其餘解送擒獲幷降附偽官別具奏 聞臣等
曾無汗血之勞獲伸敵愾之志皆遵成算得效微勤
平定南夷克清大憝獻俘而告 廟社仰荅神靈盛
醢以賜蠻夷用昭天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
之清寧臣無任歡呼慶忭之至

議處四川土官事宜疏　余子俊

巡撫四川都御史孫仁題稱松潘東南二路番夷自
洪武初年克服以來於各番開設安撫司長官司衙
門擇其豪酋授以安撫長官俾各管束所屬無非所

以撫之也而未嘗不剿焉及於松潘茂州各置一衛疊溪小河各置一所東南二路各立關堡積蓄糧儲屯駐軍馬有總兵參將之官以揭其綱有提督巡守之職以張其目無非所以剿之也而未嘗不撫焉蓋於其服而不叛也不可不撫於其叛而不服也不可不剿必撫剿兼行恩威並著制馭之策盡矣但蠢茲醜類生齒蕃繁而我之邊備亦或廢弛修而舉之豈容稍緩謹申明六事乞 勑該部詳議舉行等因參照所言合行擬議開具

一申明恩典照得雲南貴州湖廣四川土官襲職定例具在天順八年三月初八日欽奉 詔書之內應該本部行委三司御史體

勘定例者奏行令就彼冠帶襲職及有成化十三年三月初十日申明奏行事例照舊土官襲職六品以上者納穀一千五十石以備凶荒其間有洪武永樂年間各因撫安頭民或因從軍征進有功除授土官以後子孫為因讐殺或以爭職等項停革止做把事冠帶舍人等項名目停革遠年者不許一槩納穀朦朧奏保承襲土官照舊止襲把事冠帶舍人令孫仁奏稱松潘一帶安撫司長官司番人貧窮無力納米俱不承襲私自冠帶止將印信相傳掌管要行撫按審勘應襲明白候其奏請奉明文就彼冠帶管事一節上以尊崇　國體下以俯就夷情深得制馭之策

但恐前項土官中間多有因事停革年遠不該承襲之數合無行令本官會同鎮守副叅巡按三司等官將前項未曾襲職私自冠帶土官通行查勘不吝已往之罪分豁某人該襲把事某人該襲冠帶舍人無力納米某人因為某事停革年遠不該承襲各具不扶保結繳報定名會奏另作施行　一選練官軍四川松潘茂州威州一帶衛所及東南二路關堡能知地利險夷賊情虛實武藝精熟官軍止合分為二等頭等專事攻戰次等專備防守務令兵將相識不許私自替代敢有故違即于戶口年貌籍貫册內查驗是實治以重罪勿事姑息其鎮守巡撫副叅等官往

眾提督仍操躬親比較明示賞罰等事悉照所擬施
行、一鎮守往來孫仁要將副總兵堯彧叅將甯泰
務要照舊互相往來巡視駐劄傳泰一巡直至松城
堯彧一巡直至茂州若有不遵聽鎮守巡按官叅究
則官軍知畏邊備修舉况各官往來隨從并各關堡
官軍動以千數百計若將爲惡寨賊掩其不備出其
不意相機設策以攻勦之一節悉如所擬行但副叅
分守地界內關堡墩臺橋梁道路等項照舊各自督
令所部修理不致紊亂分守成命抑且得以顧籍所
守職業其餘往來耀武揚威設策馭夷等事不許互
分彼此務須一體責成庶幾往來不爲虛應故事

一提督巡視孫仁所言松潘南路歸化鎮平疊溪長寧東路三舍關堡尤爲總要此先各設提督都指揮一員各帶官軍三百員名在彼駐箚各照地方往來巡視遇有番賊出沒就彼追捕截殺及護送糧運其法甚良近年以來不知添設之由各帶家小經年累月止在各該關堡或私役賣放不過行文虛應故事視藏縱橫若無干涉但每一員常年巡視不帶家小人等兼擇要行鎮守巡撫官公同差委堪任提督都指揮千百戶每處二員共十員分爲兩班一年一換各照原定地方提督往來巡視遇有番賊出沒就便親率巡[illegible]守備官員相機追捕截殺不許仍前將帶

家小關堡住坐一節悉如所擬選委都指揮指揮十員分爲兩班各帶官軍往來巡視一年一換若聽委間有指揮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所部指揮敢有輕忽怠事者即爲依法治之不必選委千户致難壓服人心

一密行間諜孫仁所言各番巢寨悉在高崖深箐地險人强若欲攻之無如行間若多擇能説番語諳曉番情乖覺之人以爲通事或令其往彼調寨或覘其來我關堡醉之以酒飽之以食賂之以金銀布帛以投其好以誘其心向此寨則曰某寨番牌欲其官軍來將汝殺向彼寨則曰某寨番牌欲某官軍來將汝打俾之自相猜疑互生讐隙然後欲攻此則

謀之彼欲攻彼則誅之此或以其人爲鄉導或用其寨爲老營或募彼壯健充我先鋒果或成功賞各勿吝要行鎮守巡撫轉行總兵參將等官務要慎擇行間之人密施攻剿之策及命四川布政司量支官錢送赴各邊收貯聽用一節但攻夷行間之術止可用於一人行於一時前項所擬俱聽相機隨宜而行若先機洩漏對衆宣揚爲兵家所忌矣

南贑捷音疏　　王瓊

該提督南贑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奏稱調取官軍兵快人等約會尅期夾攻抾截勦殺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并行巡按御史、唐

僑各查照外續據守把金坑等處地方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卽今各夆賊首闖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據險四出殺掠猖熾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會同紀功御史屠僑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

湖廣尅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
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
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
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
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事許清率兵千
餘自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
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
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郟文率兵千餘自大庾
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
府季斆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
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

知縣張戬候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率千餘人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横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黄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兵卒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譟奔走爲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滚木礧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濟義官蕭

庚分率鄉兵樵竪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賫銃砲鈎鐮使由間道攀緣崖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爇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譟奮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礧石我兵乘勝驟進呼聲震天地指揮謝昊馮廷瑞率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十八面隘巢破仙鵞頭巢破狗脚嶺巢破

菴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山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衆險之中倚以爲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砲之聲撼摇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皆奮勇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玉巢都指揮許清破雞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郟文破獅子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鼈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斆破上西峰巢

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會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幷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崖塡谷而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刋崖倒樹設穽埋簽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蹈叢棘遇險絶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緣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谷兵已至横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早大霧雨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幷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各得鄉導報謂諸賊分陣預於各山絶險

崖壁立有柵寨為退保之計有復合聚於未破之巢
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
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日
期以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險峻三日始能
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
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
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速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
邢珣攻破旱坑巢寫井巢知府季斆守備指揮郟文
攻破穩下巢李家坑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絲茅
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
黃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

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亦共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斆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守備指揮郟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

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足飽凶歲往者亦常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匙籠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鑿竇緣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礧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固難合勢爲首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

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及或有不
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
戴罪義官李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桶
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
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
衆會議而横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
疑不暇為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
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
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於三
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
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

險皆驚愕散亂猶驟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内隘絕壁
隔水爲障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戩之兵
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戩右懸崖而下邀賊傍擊
賊不能支且戰且卻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
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
亦從鎖匙籠並登各舉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
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擊賊又敗然會日晩猶扼險
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遂大敗知府
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破
西山界巢破鎖匙籠巢破黄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
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上池巢破葫蘆

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木坑巢縣丞舒富
破大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并俘獲賊屬男婦
孳回被虜人口牛馬賊仗數多賊大勢雖破結陣分
遁者尚多是日湖廣土兵亦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
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
指揮郟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磜頭縣丞舒富屯
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
巡行磜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繼以糧餉又使知府
季斆分屯聶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
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參
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以爲聶都之繼臣亦自帥

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勦追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淳又破杉木坳巢，破源陂巢，破果木里巢。十一日知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菴巢。十三日又破東祧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巖谷溪壑之內，饑餓病疹顛仆死者不以數計。於是桶岡之賊，略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猺，斷其往來之路。方爾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

英呈稱廣東惠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季斆分兵趨朱雀坑巢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鷄湖等處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趨上新地等處各相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西峰寨苦竹坑寨長河霸寨黎坑寨二十三日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寨知府伍文定又進擊於鷄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斆擊賊於朱雀坑寨孫狸坑寨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贓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已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江

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搗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山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贓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徒賊屬牛馬贓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外恭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山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將數十餘年而詹焰之熾盛

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於此前此亦嘗夾勦曾不能
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
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
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此豈臣等賢能於
昔人是皆仰仗　朝廷威德遠被廟堂處置得宜既
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
伸縮自由舉動知志奉　成筭以行事循方略而指
揮將士有奉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獸
兎之棲實由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豈敢冒
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決勝於千里之外僉
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等敢爲
朝

廷臣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覆餗之羞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参議黃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指揮行事指揮使郟文知府邢珣季斅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参謀等官指揮謝杲馮廷瑞姚重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終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鸑宋瑢陸璥千戶陳偉高睿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死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録以勵將來伏願 皇上丕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盜賊寢息百姓安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等因具

奏奉　聖旨這賊首藍天鳳謝志山等盤據千百餘
里荼毒三省地方基禍稔惡已非一日今王守仁等
親臨巢穴運籌調度卒不滿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
月而醜類悉已勦平功可嘉尚差來人陞一級賞紵
絲衣服一套新鈔一千貫王守仁先寫勑獎勵有功
官員人等該陞賞的兵部都查擬了來說欽此臣等
議得前賊　　　省累歲逋誅本部因見巡撫都御
史遷代不常　仕都御史王守仁未到深念地方受
害日久議奏催令本官作急赴任未幾巡撫江西都
御史孫燧果奏大庾縣等處盜賊攻劫城池敵殺官
軍本部又經議奏參究查提失事人員及馬上差人

督促都御史王守仁彼時賊方猖獗殺死義士擄
職官本官即能痛懲往事極言招撫之非圖上攻取
之策本部又見守仁勇於任事規畫有方故節經依
擬覆奏荷蒙　聖明採納既假以提督之任又許以
便宜之權　曉兵法料敵取勝兵分十哨各自
爲戰所向勢如破竹巢穴盡空種類殲滅往年平寇
未有用力如此之易而成功如此之速者此皆仰賴
皇上聖明英武先機決斷故臣等幸效一得之愚而
王守仁能收萬全之功也臣等叨任本兵俱係當盡
職務詎敢言功王守仁躬督戰陳獲有軍功所當先
錄伏望　聖明俯照節年平寇陞賞有功官員事例

將守仁照例陞職廕子以酬其功其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同心協謀區畫兵餉巡按御史屠僑振揚風紀敷實功罪及原任鎮守江西太監許滿先與巡撫都御史計議行事克有成功所據各官俱有勞績亦合普加恩典以示激勸其餘有功副使楊璋等候御史屠僑紀功文冊到日即行議擬奏 請陞賞中間先參有罪 既有功亦論功罪多寡應否准贖緣由具奏定 奪但賞罰出自 朝廷臣等俱不敢擅擬伏乞 聖裁

貴州捷音疏　王瓊

該巡撫貴州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鄒

文盛題議照苗民逆命自古爲然而恃險肆惡於今獨甚猖亂於阿傍阿階之桀酋蠢動於車楯門樓之諸寨動稱六十年氣數皆然輒以韋同烈故事籍口呼吸之間蟻〻烽屯奔跳之際鴟張豕突自清平興隆以及偏〻欲攻阻上京之路由平越新添以及龍貴諸鎮欲據爲巴有之區軍屯財蓄燒劫無遺衛堡城池攻圍不次哨聚香爐巢穴敵殺應捕官軍若居民若行旅殘傷無算若村市若鎮店搶掠一空稱呼自爲苗王出入備乘轎馬惡焰重熾於遠邇兇聲聯絡於蠻夷請兵討罪湖廣交章得　旨會師撫征並舉蓋叛逆久錮於冥頑顧招安適資乎玩侮大

兵壓境猶戕殺軍職方面厥罪滔天寔自絕生成覆育神人共憤征勦何疑于是頒分玉石明示恩威大會三省之兵共圖萬全之計舍羽翼之壘寨先根據之香爐四面圍繞五哨夾攻官軍土軍輪番攻擊軍器火器錯雜交施厚賞激之於前嚴罰攝之於後是以官兵各輸謀勇共圖成功或造樓接戰或架梯攀登我攻之無間於晝夜彼禦之莫救乎東西覘其無備之處密爲偷取之謀一登而殲其梟桀銳鋒已挫再登而斬其首惡巢穴燼煨種類盡於三登根株不遺一縷軍聲震地烟焰燭天數十尋巇嵲之山一朝失險千百年逋逃之寇一旦誅夷香爐摧裂爲寨震

動搖此加彼順若建瓴圖易先難勢如破竹故傳檄漂塡諸苗輸誠納款歸我侵疆加兵黎蘭等寨落膽飛魄以次授首必渠魁之是誅縱脅從而不問師雖無敵兵不窮追功幸有成難歸破險惟茲賊巢諸夷窺望名為香爐形如磨盤盤之下壁立四圍堅若金城盤之隅平衍十頃穩稱巢穴而盤之上則突兀盤旋可望而不可登也賊據此以為天險人望之以為虎穴先年賊聚寔塵　王師以二十三萬連營數十餘里圍之數月竟至老師而費財得一首賊遽爾班師而報捷是以賊未痛遭挫衂心常狃於反叛動因小忿弄兵每以前事藉口今兵不滿五萬歷時未及

三月破先年不能破之山滅先年不能滅之賊功高往昔威震羣夷皆　皇上聖武布昭乎遐邇英謀妙契乎神人而本兵大臣與帷幄元老又能運謀指示黙中機宜所謂定於廟廊之上以主其事者故將士得以奮貔貅之勇而臣等亦得以効犬馬之勞以致有此克捷也方底寧人民胥慶從事官僚如叅將洛忠都指揮宋曇楊淮許詔陶霖劉麒祝鎮王璽專哨統軍料敵制勝而叅將洛忠與委官署都指揮楊仁分布撫處尤盡心力副使李麟叅議蔡潮僉事許效廉詹源監軍紀驗革弊籌畫而叅議蔡潮先同緣事都指揮邵鑑防禦撫捕久著勞勣督糧有措置之方

供軍無缺乏之患貴州參政胡濂之勞可錄給軍餉於經過之時防擾攘於必由之處湖廣參政張天相僉事汪玉之長可數貴州布政司見任布政使趙文奎陞任布政使陳雍綜理錢糧區畫惟謹都按二司見任按察使林長吉都指揮王麟緣事都指揮潘勲協贊戎務幹理亦勤至如將材宣慰與凡領征百執事漢土官目或參謀逐殺或督責驗奔亦皆宣力効勞而不敢有怠焉者也臣等又恐大兵既掣漏殄殘賊及新撫夷寨或至乘虛反側議留本省并輪戍官軍行委參將等官統領於各該衛堡任劄防守會同兵備守巡官將殘破城池關隘逐漸修理以為長久

之圖遇有殘賊出沒相機追捕以靖地方初附夷民
資助安插使得生理候至明年三四月間苗夷既歸
地方無事將前留官軍發回該衛所着伍差操其四
川管下天漂天坝等處黑苗雖經招撫退回巢穴但
性類犬羊叛服不常乞　勑該部轉行彼處巡撫巡
按督行該道守巡官嚴督播州宣慰楊斌責令該管
舍目不時撫諭不許仍前越境侵占貽患地方除官
軍人等獲功次該巡按紀功御史查照造冊及將
偺王首惡阿傍等會審明白各另具奏軍中用過錢
糧等項行布政司造冊經繳該部查照已於本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班師外緣係捷音事理具本專差將

材指揮佘大綸奏奉　聖旨是這苗賊恃險聚衆攻
圍城池敵殺官軍阻塞道路累次不服招撫鄧文盛
等乃能督率將士搗平巢穴出師未久即能成功良
可嘉尚寫勑獎勵差來人陞一級賞紵絲衣服一套
新鈔一千貫各該有功等項官員人等該陞賞的兵
部還看了來說欽此臣等議得正德十一年先任巡
撫貴州都御史曹祥等因未經奏請　上命授以成
筭輒調土兵勦賊以致掣肘誤事後該本部前項查
議節次具奏荷蒙　聖明洞見用兵機宜屢降　勑
旨指示方略各官方知警策遵守致此克捷臣等不
過奉行文書修舉職業豈敢言功切照巡撫貴州右

副都御史鄭文盛等督理軍務運籌調度勞勣居多鎮守貴州太監李鎮協心議處勤勞顯著總兵官李昻副總兵李瑾統領官軍躬親督戰尤爲有功巡按御史周文光糾察奸弊紀驗功次秉公持正事無沮撓功亦可錄合無先將李鎮鄭文盛李昻李瑾周文光照依各年平定賊寇陞錄事例或量陞職級或加增祿米或錄蔭子姪以酬其功再照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督調兵糧依期征進亦與有勞合無亦加賞賚以酬其勞伏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俱不敢擅擬伏乞　聖裁其餘有功官軍人等參將洛忠等并土官彭九霄彭明輔等及陣亡之人本部查照紀功

文冊另行議擬具奏陞賞中間先參有罪人員今次有功亦論功罪多寡應否准贖緣由奏　請定奪再照各官奏稱四川管下天漂天壩等處黑苗雖經招撫退回巢穴但性類犬羊叛服不常乞行四川鎮巡官嚴督播州宣慰楊斌不時撫諭不許仍前越境侵犯一節合無本部馬上齎文交與四川鎮巡官計議作何方略督委宣慰楊斌管束黑苗不得侵犯貴州境內應施行者就便從宜施行仍星馳回奏定奪若別有應為議處事宜亦須作急陳奏不許徒為文具因循坐視以後黑苗侵犯貴州其四川鎮巡官責必難辭

平江西洞賊疏

王守仁

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浰頭岑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險以自固連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以相援臣等遵奉　勅諭及查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浰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浰賊乘虛出援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賂以銀布一時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祖眉湛仲秀等皆

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來招亦非一次待金巢等到官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剿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功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知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非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招求隨衆立功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因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

速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異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旬日之間至者十萬問所以攻巢之策皆以此賊狡計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刼行剽謀不能測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軍夾勦皆狼兵二三萬竟不能大勝後雖敗遁所殺傷亦畧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愈熾官府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住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

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審書方畧使數十人各歸部集候我兵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兵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爲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開路道回兵自浰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臣兵當悉力自防盧珂鄭志高陳英

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為仲容所
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之臣兵回三人各
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招
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僞官使候三省夾
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與我等官爵金龍霸王印
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謀及三人首時陽怒
其造不根之言乘機誣陷池仲容弟領兵報効安得
有此遂收縛三人將斬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入
首大驚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
陽令其伙幷拘其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
人密諭其意且使珂等遣人歸集其衆候還乃發臣

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購其所親陰說之使自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享士下令城中令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又皆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亦宜暫樂遂散兵使各歸農池仲安亦領衆歸報其兄且云盧珂等雖縶於此恐其黨致怨搆爾不虞賊衆皆喜遂弛備臣使指揮余恩齎喻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令官府安輯勞來爾等何可不親往謝光珂等日夜哀訴乞官府試拘爾若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之官府必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為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復從力

賛仲容然之乃謂衆曰若要仲先用屈贛州使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採知仲容就道密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珂等兵然道經浰巢恐搖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珂等黨屬爲名各賊果遮迎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送出境俊至龍川始發牌集珂等兵衆賊遂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官兵已散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往覘珂等又果械繫大喜遣人歸報其屬乃曰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珂等使歸發兵而令所屬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

三月度盧珂等已至屬兵已集臣乃設犒於廷先伏
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珂等首狀訊鞫寘
獄而夜使人趣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
是知府陳祥兵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烏虎鎮
入千戶孟[illegible]余恩兵從平地水高沙堡入推官
危壽知府邢珣守備指揮郟文知府季斅皆以各路
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擣下浰大
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浰先是賊徒兵
已散處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
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
子嶺我兵聚為三衝指揮余恩與賊遇大戰良久賊

敗王受等奮追里許賊兵四散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鼓譟而前後千戶孟俊從傍繞衝賊伏於是賊乃大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遂將大巢攻破奮勇齊進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嶂巢姚璽兵遂破湊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郟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郟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李斆兵遂破右坑巢三磜巢是日擒斬首從賊級俘獲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十日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郟珣兵破黃田坳巢姚璽兵破

岑岡巢余恩兵破唐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孟俊兵破大門山巢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邢珣兵破中村巢郟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季斅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余恩兵破空背巢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十三日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藍州巢十六日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人各擒賊首從首級幷俘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敗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運大山扼險自固臣看得九運山勢極高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山諸處賊巢以百數賊若奔徃其間必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因得

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敗散之黨皆從相招呼我兵亦佯與應賊疑不敢擊遂得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四伏兵守二十五日陳祥兵於五花陣邢珣兵於平洲入余恩兵於平坑水二十七日姚璽兵於烏虎鎮危壽兵於中村季斅兵於北山又戰於風門與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迯於下坪黃田拗該處各哨官兵復尋踪會追二月初二日陳祥兵

戰於平和初五日戰於上平下平初八日危壽余恩兵於黃坳十二日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邢珣季斆兵復與賊戰二十三日舒富兵復與賊戰二十六日郟文兵復與賊戰三面連日擒斬首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四路以為惡賊已擒斬張仲金等二百餘徒俱誠心投招臣遣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然臣量加責治遣官安撫訖緣係捷音具本
題

江西捷音疏　　王守仁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
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氣熖張熾臣以百數疲弱

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為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刼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為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

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
採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
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
之樟樹而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
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
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
遂至豐城分哨使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
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
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
十九日發市汊大會各兵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
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

嚴滚木灰瓶火砲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巳破新
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
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乗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絚而
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
拱𣝗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宮中眷屬聞變縱
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
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復於本月二十二日
據諜報及擄去安慶逃回被虜船户十餘人報稱寧王
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
必尅是日有守城門官報贑川王都堂巳引兵至豐
城軍民震駭乞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

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為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太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得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昌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我今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

必外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王是得報東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威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幷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隣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刼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輙退歸士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

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伍文定等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遣陳槐等各領兵百餘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為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夜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

文定等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傍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厲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

不能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之兵乗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乗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幷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

王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開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决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兵遂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叅賛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户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潰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堂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司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

器仗財物與浮尸積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及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眞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竊照寧王悉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剥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孰之謀巳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摇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

其寃抑無以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偽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稱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illegible]

集兵以待時非知謀忠憤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居
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
變輙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
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
烏合之兵而破彊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騭
宗社之默佑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
於將萌而預為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為之制故臣
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
律例使人自為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　勑臣
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
臣得以不倹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

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為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嬖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至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瑊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董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廷顧佖萬士賢馬津

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
協謀併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
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
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
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
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
衝以上各官功收征勦甚為難得况當震恐搖惑四
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狥國
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錫命之餘普加爵賞旌
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
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巳十有餘年而

發之旬月輙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難
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　國
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
則天下幸甚

皇明疏鈔卷之六十終